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升仙傳 第七回 青魚精戲弄小塘 獨角龍水淹泗州

話說小塘把左手向妖精一張，一溜火光向妖精撲去。魚精一見心驚，轉身便走，小塘那裡肯捨，說疾道快，掌心雷又向魚精打去，魚精無奈，把身上一領衫子脫下，才得逃回寺後。青面狐迎著，一看見魚精的鱗甲不全，連忙問道：「姨母你到那裡怎麼樣了？」魚精說：「厲害，厲害！若非腿快，已死於那人之手。」小狐說：「如此看來，這仇難以報了。」魚精說：「無礙，我有一位姑舅哥哥是東海龍王十代玄孫，姓敖名叫倒世，九江八河俱稱他為獨角大王，現住淮河逆水潭中，把他請來便可以報此仇。你可先到青蓮洞中替我看管，我今去也。」言罷，足下生風，到了逆水潭邊。叫看門的老鯨往裡通報，野龍聽說，即忙就請。青魚精到了裡邊，一見野龍，放聲大哭，野龍說：「賢妹，你有什麼冤屈事情，對愚兄說了，包管與你出氣。」魚精說：「表兄，小妹也無別的事情，只因泗州來了個遊方秀士，姓濟名是小塘，口口聲聲要捉三個妖怪頭，一個是九尾狐，二名就是小妹。狐姐姐被他用掌心雷打死，小妹的鱗甲又被他扯碎，幸是腿快，未曾喪命。」獨角龍說：「三名是誰？怎麼樣了？」魚精說：「表兄，三名就該著你了。他說你是什麼獨角大王，不過是一個多年的泥鰍，有本事捉了來，生炸下酒，表兄你說這還了得了麼！」野龍聽說，心中大怒，說：「好窮酸敢如此猖狂，揭我的短處。賢妹與我看守洞府，待我前去會他。」

言罷，出離水面，一陣怪風，來到泗州城中，變了一個儒流秀士，竟到魁星樓上去見小塘。小塘一見，連忙請坐，說：「請問尊兄貴姓？」野龍說：「小弟姓敖名倒世，住處水府，因仰大名，特來奉拜，還有不明白的一件事情，要請教請教。」

小塘說：「敖兄，不知是件什麼事情？」野龍說：「你乃北京人氏，來在泗州把一個千年狐狸傷害，不知是何緣故。」小塘說：「敖兄差矣。奸臣賊子，人人得而誅之。況那妖狐哄迷愚人，連傷五個性命。」野龍說：「這罷了。聽說你口出大言，說幾天的狂話，要捉青蓮洞的青蓮仙子，逆水潭的獨角大王，難道他們也害生命不成？」小塘聽了心下尋思，說：住了，這些話問的古怪，想必又是一個妖精，若論青蓮洞逆水潭我並不知道，何從有捉二怪之說？他既如此說了，我若不承當，又落他的褒貶。我且應承起來，看是如何。想罷開言說：「小弟實有此話。休說是兩個妖怪，普天下的妖精我濟某定要斬盡。」

野龍說：「無論天下的妖怪，就只一個獨角大王，可就有些難纏。」小塘說：「獨角大王不過是個妖怪。就是翻江攪海的毒龍我也只當是個泥鰍。」野龍一聽此言，見與魚精的言語相同，不由的心頭火起，說：「好窮酸，我就是獨角大王，你可豈奈我何！」說著照小塘就是一掌，小塘側身躲過，連忙念咒，把左手掌一撒，嘩喇喇就是一個沉雷。這要是別的妖靈早已著傷，獨角龍只是不理。小塘又念咒語，連連又是兩個掌雷。野龍著忙，怕的是五雷俱發難以支持，將腳一跺，一道金光出泗州，回到淮河之內，點了些水卒，興波作浪水淹泗州，要拿小塘報仇。

泗州任爺見水勢頭來的惡，指揮百姓土壘城門，自己上到城上，往下一看，見那水頭幾與城齊。知州沒了主意，急的直要尋死。轉過一名書吏說：「老爺莫慌，咱這淮河常有水怪作亂，從前也曾漲過一遭。多虧許真君把條孽龍趕下西江，所以至今不受水患。今日這個水勢未必沒有水怪，現今濟相公廣有法術，何不把他請來，看看能以除了此患也未可知。」

任爺聽說，忙把小塘請到城上，說：「先生有何法術能退此水？快著救這一城的性命。」小塘說：「老爺放心，只管且下城去，待學生細看明白，再作計較。」任爺依言，帶領衙役下城而去，小塘自己走進敵樓，從衣中取出葫蘆，扳開塞兒，將靈鬼叫出，說：「現今淮河水漲，泗州將及不保，命你出去打聽打聽，看是什麼妖精作怪？」靈鬼去不多時回來，報導：「法師你可惹下禍了，只因你掌心雷劈了妖狐，青魚精在你手中逃命，勾引孽龍敖倒世來，你又用雷震他，他一怒，水淹泗州，要捉法師報仇。」言罷，復入葫蘆而去，小塘聽罷，嚇的魂不附體，不由的二日之中落下淚來。

呂祖正在洞中打坐，只見一股怨氣衝空，慧眼一觀，早知其意，遂拿了一條黃絨帶子，一個小藥葫蘆，把柳樹精叫到跟前如此這般吩咐一遍，交與帶子葫蘆，叫他去與小塘擒拿野龍。柳仙領命，一架雲頭來到泗州城上，收落雲頭走入敵樓之中。小塘正然焦愁，抬頭一看，見面前站著一醜惡無比之人，心中只當是獨角大王前來追命，遂大著膽子大叫一聲，說：「好野龍，我濟某降妖除怪，為的是與民除害，你若要與狐狸報仇，只該捉我一人，為何傷害滿城的百姓？」柳仙聽了，暗暗點頭，說：「小塘，你錯認人了，我乃純陽老祖的門徒，姓柳名是垂青，今奉老祖法旨，來解你的危難。」小塘聞言雙膝跪倒，說：「仙長，不知此水幾時可退，救這一城生靈。」柳仙將小塘扶起，如此這般說了一遍，將絨條、葫蘆交與小塘，一縱金光忽然不見。小塘收了寶貝，差人去請任爺，任知州來在城上說：「濟先生，可知這是什麼怪物了嗎？」小塘說：「這原是一條野龍，老爺可速差人捉燕子數十隻，鍋灶柴薪、香油等物一齊送上城來，我自有的法術。」任爺聽了，立時著人將應用之物一齊治辦了來，下城回衙而去。小塘親自動手，支鍋燒火，把燕子與香油倒在鍋內，不多一時，香氣撲鼻，原來蝦魚魚鱉之類好吃這件東西，獨角龍正然興波作浪，忽聞見這股香氣，饞得他順口流沫，張牙舞爪出離水面。小塘一見，滿心歡喜，忙念咒語，把手一張，就是一個掌雷。野龍正聞香氣，聽的一聲雷響，抬頭一看，見小塘在城頭站立，不由得心中大怒，把頸項上的金鱗一乍，那水往上就漲。柳仙一見，解下虎皮戰裙，迎著金光一叫，收去一片金鱗。

書以簡短為妙，不可重敘。濟小塘發了七次掌雷，野龍把那金鱗乍了七乍，柳仙就收去七片金鱗，野龍只急的怒髮如雷，咬牙切齒說：「窮酸，你怎敢破我的七片金鱗！今日不生吞你，誓不再居水府。」言罷出離水面，飛奔小塘，小塘忙把柳仙給他的葫蘆、絨條一齊撇去，自己隱在敵樓之中。那葫蘆迎風就變，變的與小塘一般，在那裡端然站立。野龍不辨真假，撲到跟前把個假小塘吞在腹內，回頭就走。柳仙看的明白，忙現法像，騎在野龍背上，說：「野畜哪裡走！」野龍此時怒氣未息，把身子一滾，想把柳仙翻下水去，柳仙念動真言，那個如意葫蘆在野龍腹中變成五把鋼鉤，抓住心肝。那絨條變成一條鐵索直到咽喉，野龍覺著有件東西在嗓子之內，不由的把口一張，那索子從口內掉出半截。柳仙一見，把野龍頭上獨角用手抓住，往懷裡一扳，伸手抓住索子，提了一提，疼的個野龍聲如牛吼，只叫放生。柳仙說：「野畜，還不與我退水，等到幾時？」野龍不敢不從，吩咐水卒將水退去，柳仙請了四位揭地神來，把野龍拉到東門以外，推入塔下枯井內，這且不表。

再說柳仙走入敵樓之中，把擒龍之事與小塘說了，小塘千恩萬謝，說：「仙長，弟子在這泗州不能久住，欲同大仙前去叩見祖師一面，不知可否？」柳仙說：「如今還不是叩見之時，你若不欲在此，可去告辭官長，我帶你到長安罷！」小塘說：「若去告辭，恐怕他們留戀，不如此粉壁留詩一首，咱快走罷！」言罷，取出隨身帶的筆硯，在那敵樓牆上寫道：

四海雲游濟小塘，柳仙護庇把龍降。

臨行留下詩一首，水患永除保吉祥。

小塘寫完，方要下城，柳仙說：「不可，你既然怕大家留戀，不必下城，待我傳你駕雲的法術，咱二人騰空去罷！」遂將咒語念與小塘，小塘學會，二人駕起雲來，不多時到了陝西交界，收落雲頭。柳仙說：「以後若要駕雲就是依此咒語，我還有個東帖，上面俱是仙家的妙術，你可緊緊收藏。」言罷遞與小塘，轉眼不見。小塘望空拜謝了一番，竟奔西安大道。

一路上化齋充饑，夜宿古廟。那日到了西安城中，正遇著王府大放花燈，小塘隨著眾人去看了一看，果然熱鬧。原來這座王府是嘉靖爺的御弟，封在西安，名為秦王。小塘貪看花燈，不覺天晚，就在街上一座小店投宿，睡到五更醒時，想著要化秦王一些銀錢，在西安行些好事，卻又無門可入。想了一回，想出個主意。天明起床租了店家一張桌子，借了一方大硯，煩店小二送到十字路口。自己又買了筆墨、紅紙。